



# 我在回忆 里等你

辛夷坞

作品

最动人的誓言不是「我爱你」  
而是「在一起」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辛夷坞 作品  
xin yi wu

我在回忆里  
等妳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在回忆里等你:典藏版/辛夷坞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7-5399-4383-1

I. ①我… II. ①辛…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55628号

书 名 我在回忆里等你(典藏版)

作 者 辛夷坞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石 颖

责任编辑 胡小河

文字编辑 姜娴娟 芯 伊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中央路165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263千字

印 张 23

版 次 2011年5月第2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383-1

定 价 28.00元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我在回忆 里等 你

## C 目录 ontents

|       |               |     |
|-------|---------------|-----|
| 第一章   | 疑是故人来         | 1   |
| 第二章   | 人人都爱司徒玦       | 8   |
| 第三章   | 或厌恶到终老，或怀念到哭泣 | 16  |
| 第四章   | 想见怎如不见        | 24  |
| 第五章   | 世间好物不坚牢       | 35  |
| 第六章   | 比可怜更可怜        | 43  |
| 第七章   | 终于也有今天        | 50  |
| 第八章   | 青春因我遇上你才开始    | 56  |
| 第九章   | 夜风微凉          | 67  |
| 第十章   | 谁胜谁负          | 75  |
| 第十一章  | 两小多猜          | 84  |
| 第十二章  | 未必喜欢，终将习惯     | 92  |
| 第十三章  | 如影随形          | 101 |
| 第十四章  | 承诺有多重         | 113 |
| 第十五章  | 远去的盛夏果实       | 122 |
| 第十六章  | 不能说的答案        | 132 |
| 第十七章  | 非我族类          | 141 |
| 第十八章  | 游戏的终点         | 151 |
| 第十九章  | 只为记忆存在的星空     | 160 |
| 第二十章  | 年少轻狂，旧日时光     | 172 |
| 第二十一章 | 平地起波澜         | 181 |

# 我在回忆 里等你

## C 目录 ontents

|       |            |     |
|-------|------------|-----|
| 第二十二章 | 皇帝的新衣      | 189 |
| 第二十三章 | 谁是这个家的主人   | 197 |
| 第二十四章 | 不如我们打个赌……  | 205 |
| 第二十五章 | 钢丝绳上的快乐    | 214 |
| 第二十六章 | 时间的背后      | 223 |
| 第二十七章 | 从来就没有公平    | 231 |
| 第二十八章 | 疯狂的石头      | 241 |
| 第二十九章 | 倒下的神龛      | 250 |
| 第三十章  | 虫子与苹果      | 260 |
| 第三十一章 | 究竟谁比较傻     | 269 |
| 第三十二章 | 愤怒的灰烬      | 278 |
| 第三十三章 | 怪我太天真      | 288 |
| 第三十四章 | 我只要一个道歉    | 298 |
| 第三十五章 | 最高明的猎人     | 308 |
| 第三十六章 | 因为在乎，所以残忍  | 313 |
| 第三十七章 | 时间背后的等待    | 321 |
| 第三十八章 | 玉碎瓦存       | 328 |
| 第三十九章 | 我赌你不幸福     | 337 |
| 第四十章  | 世上有没有真正的圆满 | 345 |
| 第四十一章 | 与回忆相逢      | 355 |

# 我在回忆 里等你

## C 目录 ontents

|       |               |     |
|-------|---------------|-----|
| 第一章   | 疑是故人来         | 1   |
| 第二章   | 人人都爱司徒玦       | 8   |
| 第三章   | 或厌恶到终老，或怀念到哭泣 | 16  |
| 第四章   | 想见怎如不见        | 24  |
| 第五章   | 世间好物不坚牢       | 35  |
| 第六章   | 比可怜更可怜        | 43  |
| 第七章   | 终于也有今天        | 50  |
| 第八章   | 青春因我遇上你才开始    | 56  |
| 第九章   | 夜风微凉          | 67  |
| 第十章   | 谁胜谁负          | 75  |
| 第十一章  | 两小多猜          | 84  |
| 第十二章  | 未必喜欢，终将习惯     | 92  |
| 第十三章  | 如影随形          | 101 |
| 第十四章  | 承诺有多重         | 113 |
| 第十五章  | 远去的盛夏果实       | 122 |
| 第十六章  | 不能说的答案        | 132 |
| 第十七章  | 非我族类          | 141 |
| 第十八章  | 游戏的终点         | 151 |
| 第十九章  | 只为记忆存在的星空     | 160 |
| 第二十章  | 年少轻狂，旧时光      | 172 |
| 第二十一章 | 平地起波澜         | 181 |

# 我在回忆 你

## C 目录 ontents

|       |            |     |
|-------|------------|-----|
| 第二十二章 | 皇帝的新衣      | 189 |
| 第二十三章 | 谁是这个家的主人   | 197 |
| 第二十四章 | 不如我们打个赌……  | 205 |
| 第二十五章 | 钢丝绳上的快乐    | 214 |
| 第二十六章 | 时间的背后      | 223 |
| 第二十七章 | 从来就没有公平    | 231 |
| 第二十八章 | 疯狂的石头      | 241 |
| 第二十九章 | 倒下的神龛      | 250 |
| 第三十章  | 虫子与苹果      | 260 |
| 第三十一章 | 究竟谁比较傻     | 269 |
| 第三十二章 | 愤怒的灰烬      | 278 |
| 第三十三章 | 怪我太天真      | 288 |
| 第三十四章 | 我只要一个道歉    | 298 |
| 第三十五章 | 最高明的猎人     | 308 |
| 第三十六章 | 因为在乎，所以残忍  | 313 |
| 第三十七章 | 时间背后的等待    | 321 |
| 第三十八章 | 玉碎瓦存       | 328 |
| 第三十九章 | 我赌你不幸福     | 337 |
| 第四十章  | 世上有没有真正的圆满 | 345 |
| 第四十一章 | 与回忆相逢      | 355 |

## 第一章 · 疑是故人来 ·

司徒玦坐在机舱前排靠过道的位子，但她是最后一个下飞机的人。她看着同一趟航班的乘客从自己身边川流而过，起初还有人对她的“礼让三先”表示谢意，最后人们只用奇怪的眼神看着这个仿佛被牢牢钉在了座位上的女人。

直到一位带着标准笑容的空姐步至她的身边，询问：“这位小姐，本次航程已经结束，请问还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司徒玦这才不得不站起来，向对方嫣然一笑，“不，谢谢，我这就离开。”

她在洗手间里补了很长时间的妆，然后顺理成章地成了该航班最后一个取出托运行李的人。饶是如此，朝出口走去的时候，她仍然命令自己做足了五次深呼吸。

这次她从洛杉矶回国，经上海转机回G市，乘的是夜机，可是出口处已然簇拥着不少接机的人。她拖着行李箱匆匆而过，没有看到任何一张熟悉的面孔，当然，也没有人在某个角落叫出她的名字，对于一个整整七年未曾踏上故土的人来说，面对此情此景，两分失落，八分竟是长舒了一口气。

夜色中的机场大门已经完全不复记忆中的模样，眼前每一个陌生的场景无不提醒着她这七年光阴的真实存在。时间总是能够改变一些东西的，这不就是她这次说服自己回来的最大理由吗？

等待出租车的长龙在一点点地缩短，总算是轮到自己了，司徒玦刚打算把行李扔进车尾箱，冷不防有一双手从自己的斜后方伸了出来，不由分说地重重合上了出租车的尾箱盖。

司徒玦一惊，转身的时候一脸的戒备，但是在她用了几秒钟看清并确认来人后，顿时卸下了重重心防，换上了再灿烂不过的笑脸。她当即就松开了手上所有的东西，迎面给了来人一个大大的拥抱，回应她的是一双稳定而有力的大手。

其实她并不是太喜欢煽情的场合，但是眼泪还是那么自然地流淌下来，直到那人摸了摸她的头发，松开了手，她才在泪眼朦胧中回到了人间——热浪喷薄的南国之夜，人来人往的机场……还有气愤的出租车司机和身后一脸莫名的等车的人。

她不禁扑哧一声笑出声来，与来人交换了一个同样无辜的眼神，赶紧对司机和下一个乘客说抱歉。那人顺手接过她的行李，揽着她的肩往另一个方向走，“我的车停在下边。”

司徒玦问：“你不是说今晚有台手术不能来吗？”

“病人的身体有状况，手术推迟了几天。再怎么说也要来接你啊，多亏没有提前告诉你手术改期的事，都说要给你惊喜了，没有惊，哪来的喜？否则岂不是要错过刚才那个精彩的熊抱。我真该请人拍下刚才的一幕，好留到以后笑话你，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在上演‘蓝色生死恋’。”

司徒玦闻言笑道：“行啊，吴江，有家室的男人就是不一样，都看上韩剧了。”

“人哪能一成不变啊？”吴江半认真地感叹，“你不也变了？说真的，刚才打招呼之前，光凭背影和侧脸，我还真拿不准一定是你。”

“你是在暗示我变老了？”司徒玦佯怒地驻足，抚着自己的脸，同时也在好友的眼镜镜片上看到那个熟悉的影子，齐齐往后梳起的头发下露出的额头光洁依旧，身材仍是窈窕，就连鼻子一侧的几颗淡淡的小雀斑也还是老样子，没有多也没有少。看似什么都没变，可是她心里明白吴江的意思。

大家都变了，时间是太过神奇的东西，它不止改变了司徒玦，就连吴江这样一个曾经飞扬跳脱、片刻也安静不下来的男孩，竟然也被打磨成全心扑在手术台上，其余什么都可有可无的淡漠的男人，也只有在老朋友面前，才能依稀看出几分当年的样子。

沉浸在故人重逢的喜悦里的两人，莫名地就安静了下来。

“司徒，谢谢你这次能赶回来，我很高兴。”吴江正色道，他决定在许多不甚美好的回忆席卷而来之前将注意力转回值得高兴的事上。

司徒玦很是配合，“你结婚，我怎么能缺席，那未免太不够意思了。”

她说得很是轻描淡写，仿佛在说从某个相邻的城市欣然来赴会的老友，而不是一个离开七年之久，中途无论有多少变故都视故乡如洪水猛兽的人。

“不要太感动啊，你要是哭的话，我会发疯的。明知道我这次回来主要是公务在身。”司徒玦又恢复了轻快而戏谑的语调，两人继续并肩往前走去。

吴江耸了耸肩，“我就是算准了这次研讨会的时间，才把婚礼定在这个时候，双重理由之下，你不回来也说不过去了。”

“千万别这么说，我可受不起。”

“婚礼而已，总是要办的，挑在什么时候不是一样？”

司徒玦斜了吴江一眼，“人生大事，怎么能说得这样轻率，照你这个逻辑，岂不是成了‘配偶而已，总是要找的，挑谁不是一样’？”

吴江居然笑着点头，“就是这个道理，不枉费我们的交情，‘知我者，莫若司徒也’。”

“胡说！”司徒玦听不下去了，“谁拿枪逼着你结婚了，吴江，我跟你说啊，你坚持你那套理论我管不着，但是对于大多数女孩子来说，婚姻是一辈子最重要的选择。要不你就孤家寡人别结婚，结婚了就好好过，要不平白地耽误了别人，简直是岂有此理！”

吴江大笑，“七年换了九个男朋友的人来教我婚姻之道？”

司徒玦困惑地说：“有那么多吗？早知道不告诉你了……你别偷换概念，恋爱和结婚是两回事。未来吴太太的照片我看了，还是那个姓阮的女孩子吧，挺好的，又年轻又漂亮，眉眼、气质让人看着很舒服，连我都挺喜欢的，好好对她吧。”

“你看，我们的眼光又不谋而合了。放心吧，我当然会好好对她，只不过你

怎么知道，在未来的吴太太眼里，我不是为了结婚而出现的一个可有可无的人？什么锅配什么盖，这样不是正好？”

在司徒玦驳斥他之前，两人已经走到了车边。吴江赶紧说：“屏住呼吸啊，还有新的惊喜送给你。”

“信你才见鬼了。你换车了？上次告诉我的不是这款……”

话音还没落，车门从驾驶座里面打开，又一个人笑吟吟地出现在她面前。

“看看是谁？”

“林静！”司徒玦一声惊呼，熊抱再次上演。如果说吴江的出现还有些许在意料之中的话，那林静的到来的的确确给了她惊喜。司徒玦跟吴江可以说是“同穿一条裤子长大”，那情谊自不必说，林静却是她在国外几年最好的朋友之一，两人同在一个大学，她住处的备用钥匙每每都是林静代为保管，直到他先一步归国。这接二连三的好友重逢怎能不让她欣喜？！

“你看，我说吧，司徒的招牌动作，刚才我们还抱头痛哭了一场。”吴江对林静笑道。

司徒玦松开林静，说道：“还是你把持得住，刚才吴江哭得我衣服湿了一片，真没办法。”

林静也是一脸笑意，“三年不见，这个拥抱就这么草草结束？我还以为会有更多表示。”

“那是我控制住了，我一激动起来就咬人。”

三人说说笑笑坐着回到车里。林静执方向盘，司徒玦坐在后座，还没从强烈的情绪反差中脱离出来，兴致高昂地，仿佛有说不完的话。

“你们怎么一块儿来了？约好的？林静你还在检察院吗？本来不是说要留在上海的吗？你来机场为什么不告诉我……”

她喋喋不休的像个孩子，好像这样就能把这一刻的喜悦维持得更久一些，自己也就可以在这样的兴高采烈中赖得更久。

一连串地问了好几个问题，她才发觉前座的两位男士都没顾上回答，林静的眼睛仿佛看向左侧某个地方，吴江也是。

司徒玦好奇地顺着他们的视线望过去，那个角度的位置除了一辆黑色的雷克萨斯之外再没有别的，就在她看过去的时候，机场的一个工作人员走向那辆车，敲了敲车窗，似乎是在提醒该处不允许停车。

林静这才感觉到司徒玦的话停了下来，他微微回过头笑道：“我说嘛，那里应该是不让停车的……司徒，你的问题说得太快了，急什么，有大把时间可以慢慢聊。对了，你今天的香水味相当不错。”

司徒玦懒懒地倚在座位上看着他，永远不疾不徐，不错过每一个细节，这就是林静。“你喜欢？那我送给你女朋友，不过一瓶也许不够哦。”她假装心无旁骛地开着玩笑，假装在车子离开之前没有看到那辆吸引了前排座位两个男人目光的雷克萨斯开启又合上的车门。

“哈哈，特定的味道用在特定的人身上才有吸引力。”

“算了吧，你明明是怕一瓶不够，导致分配不均。林静，人家吴医生都要结婚了，你呢？”

“说不定也快了。”林静半真半假地说。

“真的？上个月在MSN上还听你说没找到可以‘共度一生的人’，一眨眼就‘快了’？”司徒玦一脸狐疑，毫不掩饰自己的八卦态度。

林静说：“所以你要祝我好运。”

车子开上了机场高速，林静犹豫了一下，还是问：“司徒，你这次回来住哪儿？”

吴江侧身看着后座上的她，“不如住我家？”

“神经。”司徒笑骂道，“我再丧尽天良也不会住进一个几天后就要结婚的男人家里。你们放心，我谁都不打扰。我……我一早就订了酒店。”

吴江和林静都没有再出声。司徒玦知道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这座城市，她生于斯长于斯，且不说父母健在，还有无数的亲朋好友、同学旧识分布在这城市的各个角落，可她只能住在酒店。一个重回故乡的异乡人，任谁都会觉得有几分奇怪吧。

“哦，林静，琳西让我代她问候你。你早些定下来，我想她也是高兴的，毕竟可以彻底了却一桩心事。”

琳西是林静在美国的时候相处时间最为长久的一个女朋友，她是第三代华人移民，跟司徒玦也很是要好。司徒玦一度以为自己这两个朋友一定会修成正果，没料到三年前林静回国，和琳西的关系也结束了。琳西是个要强的女孩，司徒玦劝过她挽留林静，或者跟林静好好谈一谈，但是她没有。林静走后，她再也没有联系过他，可司徒玦却见过她醉后的眼泪和脆弱，最终琳西嫁给了一个旅美的加

拿大华人。

琳西曾对司徒玦说，她没有挽留林静，也不敢跟他一起回国，是因为她发现了一个事实：林静是一个好情人，但是他没有爱过她。

司徒玦太能理解琳西那种绝望，有些女人，她可以要得很少，不在乎他一无所有，也不在乎为了跟他在一起要克服多少困难，但是她却必须要那个男人全部的真心，如果没有，宁可放弃。所以一段时间里司徒玦对林静很是不能理解，只不过后来想通了，感情的事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别人又能明白多少。即使林静辜负了琳西，也只是他们两人之间的事，对于司徒玦来说，他还是一个好朋友。

“琳西，她现在过得好么？”林静的语调温和，一如问候一个老友。

司徒玦叹了口气，“挺好的，儿子刚三个月，非常可爱，丈夫也很爱她。”

林静说：“真好，她是个好女人，应该得到这样的幸福。”

“林静，什么时候让我见见你的那个‘终结者’？我很好奇。”司徒玦说。

“好啊。”林静大方应允，“不出意外的话，吴医生的婚礼上你就会见到她。”

“到时你可要给我介绍介绍。”

“那要看她买不买我的账啊，她啊，我可说不准。”

林静说起那个“她”的时候，既无奈又纵容，那种不经意间流露的温情也许他自己都没有发觉。司徒玦有些为琳西这么多年来心事而感到歉疚，不禁笑言道：“我更迫不及待要见到她了。提醒你啊，我回去后一定会很三八地添油加醋给琳西描述的。”

林静忍俊不禁地笑了起来。

吴江插嘴道：“女人的嗜好真是奇怪。”

“你们都应该乖乖请我吃饭，堵住我的嘴，因为你们实在有太多把柄在我手上，千万不要在我面前随便说女人的坏话。别忘了，女人是最小气的，稍不顺心，就会忍不住挑拨离间。”司徒玦扬眉说道。

“别人难说，你肯定不会。你是我见过的最豁达的女人。”

司徒玦笑了，“林静，算你识相，从现在开始给我戴高帽。”

“绝对发自肺腑。”

“那你就错了，我是个气量很窄的人，我记恨的事情，一辈子都忘不了。”

车子终于驶进了市区，时间已经不早了，繁华路段还是相当热闹，路灯在眼前无尽延绵，像一条走不完的路。抽身离开的时候不过是牙一咬心一横的事，回来却需要太多的勇气。可是总得有这一天啊，只是不知道七年的时间到底够不够久。这次回来定是坎坷之旅，少不了重拾一些她最不愿意想起的事，但是，没有比这更好的开端了，她很满足。

## 第二章

### · 人人都爱司徒玦 ·

回来这一路跨越了大半个地球，称得上旅途劳顿，但是司徒玦全无睡意。吴江说她是时差还没来得及倒过来，算了算，估计有二十多个小时没好好睡上一觉了。两人也许怕把她一个人留在酒店里，如果睡不着反倒寂寞，便提议带她去重温久违了的国内夜生活，大家找个地方小酌几杯，反正好友重逢，还有说不完的话，散后各自倦鸟归巢，正好入眠。

司徒玦欣然应允。她没有告诉他们，她岂止是二十多个小时没有合眼。回国前的那个晚上，她是眼睁睁看着窗外的天空从墨黑一片逐渐发白，一分钟也没合眼，说不出为了什么，就是觉得一颗心仓皇无比，没个安放处。在飞机上的时候她疲倦得不行，但是一踏上地面，吴江和林静的接踵而至有如给她注射了一剂强心针，到了现在临界点已过，反倒一点睡意也没有了。

到了吴江一早订好的地方，服务生推开包间的门，站在最前面的司徒玦当场被吓了一跳——偌大一个包厢，里面人头攒动，她毫不怀疑自己是被误领到了别人的地盘，正待退出去，身后的吴江已经步入包间内，回头看了一眼犹在云里雾里的她，笑着问道：“怎么了，咱们司徒是被这架势吓到了？”

说话间，原本坐着歪着、唱着喝着的一群人都笑着迎了上来。司徒玦揉了揉眼睛，那一张张面孔，或许胖了一圈，或许平添了鱼尾纹，或许秃了前额，或许全然变了衣着气质，可是细细看下来，哪一张不是她曾经熟识的？！那些仿佛遗忘在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名忽然全冒了出来，就在嘴边，呼之欲出。

吴江说得对，她被吓得不轻，很难说那种感觉是意外还是别的什么，毫无防备之下，司徒玦竟然对这突如其来的热闹盈门生出几分恐惧，她扮不来乳燕归巢般的欢快，只能僵着身子站在人群当中，一脸的茫然，或是漠然。

好在尾随司徒玦进来的林静更为心细，又善察言观色，他是在吴江的邀请下陪伴司徒而来的，里面多半是吴江和司徒的旧友，他并不熟识，但他至少了解司徒玦，这一回，只怕“惊”是有了，“喜”却未必。他站在司徒玦身边，轻轻拍了拍司徒绷紧了的背，司徒这才回过神来，绽开了笑脸，一个个地叫出了那些人的名字，很快就融入他们中去，拥抱，寒暄，一时间热闹得不亦乐乎。等到一一招呼完毕，吴江也不忘把林静介绍给大家。以林静的身份和他的交际手腕，自如地融入一个圈子当然并非难事，这就是一个为了久别的好友回归而举办的欢聚，激动，融洽，嘈杂，热切，正是它本来应该呈现的样子。

司徒玦好不容易得以闲下来喝口水的间隙，身边的吴江低声问了句：“怎么了司徒？刚才……也怪我事先没跟你打招呼，他们也是听说你回来了，真心想来跟你聚聚，我真没料到会来这么多人……我以为你会高兴。”

司徒玦当然知道吴江本是好意，他怎么会知道时隔那么多年，曾经在这群人中呼风唤雨的司徒会变得胆怯。面对好友的歉意，司徒玦笑了笑，“怎么不高兴？我那是倒时差失眠的后遗症，一见那么多人就蒙了。”

林静也从一场“一见如故”的攀谈中脱身出来，坐到他们身边。

“司徒，他们都是你过去的朋友？这么晚了，那么多人还等着给你洗尘，看来在哪里你的人缘都是那么好啊。”林静笑道。

吴江也笑着说：“要不怎么说‘人人都爱司徒玦’呢？”

“又胡说八道……”司徒玦闻言白了吴江一眼。

林静却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吴医生说得有道理。”

谁不喜欢司徒玦呢？就连林静这样看似交游广阔、平易近人，实则心气极高、鲜少与人深交的人，也把她引为至交好友。她漂亮，却从不以此为筹码；她聪明，却从不咄咄逼人；她骄傲，但那只限于严苛的自我要求；何况，她还努

力、有趣、善良、可靠……她是那种可以让你大胆倾诉秘密却从不担忧泄露的朋友；她是春风得意时可以跟你畅饮，苦闷失意时陪你买醉到夜深再把你安全送回家的伙伴；她是一个感性的时候浪漫得一塌糊涂，理智的时候无比清醒的可爱女人。在好朋友的眼里，司徒玦是造物主垂怜的浑然天成的良玉，偏偏她的名字里有个“玦”字。玦，半环也，那是有缺口的玉佩。莫非为她取名的长辈也知道月满则缺，慧极必伤的道理？所以在林静看来，最应该得到幸福的司徒，在最快乐的时候，眼里也有一丝仓皇和挥之不去的不确定。

“你们这么一唱一和地捧杀我又是何必？”司徒玦明显不吃这套，不以为然道。

林静暗指着周围那些人，“哪里话，看得出他们也都是真心来跟你聚一聚的，这年头能这样可不容易。”

司徒玦笑而不语。在座的虽然未必跟吴江一般与她是打小的“刎颈之交”，也不一定都是如林静这样推心置腹的知己，但一个个的确都曾经是她的朋友。只不过她离开的时候身败名裂，太过狼狈，实没料到七年之后还能有这样的场面。

人人都爱司徒玦。是啊，他们都曾经喜爱她。美美当年约会时每一条漂亮的裙子都是从司徒的衣橱里搜刮的；三皮失恋的时候司徒整整陪足他一周，听他大吐苦水；敏敏每次考试都坐她身后，一路绿灯；还有小根，现在一副有出息的模样了，当年在学校穷得有了上顿没下顿，是司徒一声不吭地把饭卡递给他，为了交最后一学年的学费他借了司徒一千块，到现在她都从没提过一个“还”字。

司徒从没有想过要收获感激，她那么做，只是因为他们是朋友。可是当年那件事发，她声名狼藉、百口莫辩的时候，他们都在哪里？司徒可以理解他们的沉默和回避，但是她忘不了那些鄙夷、不屑、落井下石的眼神里亦有他们的一份。

她毫不光彩地落荒而逃，七年了，也许时间让他们忘却了许多东西，只记得她的归来，记得她曾经是善待自己的一个人，所以今天他们来了。短暂的不适之后，司徒玦也只有试着忘了那些阴暗、那些背弃，与他们把酒言笑，任往事如过眼云烟。

也许正是这样，林静才说她豁达。可她知道她不是豁达，她也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好，她也骄纵，她也任性，她也苛求，可是这些，她只对最最亲近的人展现。她原谅这些朋友，更理解他们，只不过因为她心中的傲气，他们不是她在乎的人，她管不了“别人”，所以她无所谓，才能一笑而过。